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MARTIN WALSER

SHORT STORIES

惊马奔逃

马丁·瓦尔泽小说

◎ 郑华汉 朱刘华 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马丁·瓦尔泽小说

Martin Walser

惊马奔逃



◎ 蔡鸿君 选编
郑华汉 朱刘华 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N2598/59

原书名: Ein fliehendes Pferd und andere Erzählungen (S. Anhang)

作者: Martin Walser

Copyright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uhrkamp Verlag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a grant from the Goethe-Institut Inter Nations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02-127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惊马奔逃/[德] 马丁·瓦尔泽 (Walser, M.) 著; 郑华汉 朱刘华等译。—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4.1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7-5339-1685-9

I. 惊... II. ①瓦... ②郑... 朱...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德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3919 号

惊马奔逃

作者: [德] 马丁·瓦尔泽

译者: 郑华汉 朱刘华等

责任编辑: 肖 马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印刷: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7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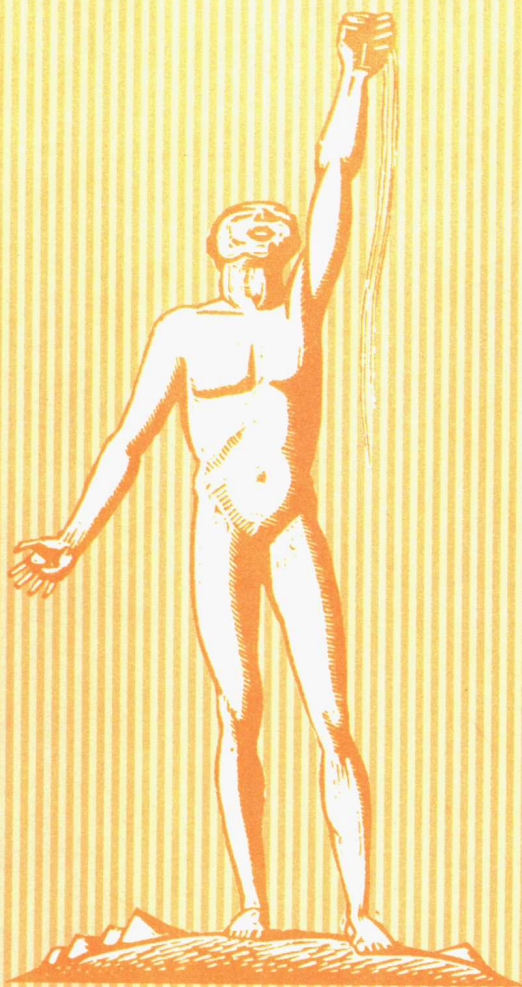
印数: 0001 - 5000

书号: ISBN 7-5339-1685-9/I·1479

定价: 19.00 元



CLASSIC IMPRESSION



主编 宋兆霖

CLASSIC IMPRESSION

编辑手记

马丁·瓦尔泽的中短篇集勾画出作家三十年的创作跨度。它采用那篇卡夫卡式的梦幻作品《屋顶上的一架飞机》打头,又以《梅斯默的想法》这样一篇不合常规的小说为压卷之作,这种编排似乎出于巧合,并不包含特别的暗示。但是,细心的读者或许从这一头一尾遥相呼应的语言中听到清晰跳动的脉搏,感受到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当代的德国文学不仅有君特·格拉斯、恩岑斯贝格等人,还有一个马丁·瓦尔泽。他是一个保守的作家还是一个激进的作家?似乎不可以匆忙下结论。但是作家在诱使我们去下结论,以他既是掩盖又是暴露,既隐忍克俭又头角峥嵘的一连串作品,驱使我们去一点一滴地认识他。

马丁·瓦尔泽创造了一种马丁·瓦尔泽式的“角色散文”。他以刻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为主,像他的前辈托马斯·曼一样,笔底汇集了哲学、诗学、批评等不同门类的思想精髓,有时也流露出沉静的嘲讽和悲伤。

集子中的名篇《惊马奔逃》似乎特别适宜于这样的一种笔调,对死亡始终有着浓厚的嫌疑。他不愿去描摹常态,而是让角色保持对生活的辨味。他的格言是:“对于小说家来说,观点犹如短路。”或许,他的写作正是由此而得以避熟就生。

代序：致中国读者

所有的读者是一个集体。我们这些读者不满足于世界本来的样子。因此我们读书和写作。我凭经验得知：读书是写作的另外一种方式。谁读一本书，他就是在为自己写这本书。书所提供的东西，并不比音乐提供给演奏者的乐谱更多。只有通过演奏者，音乐才成其为音乐。

幸亏有各种彼此并不同源的语言。人们由此可以看到，用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要比语言本身更加具有共同性。这就是说：人们互相之间要比他们的语言更加接近。什么东西是甜的或者苦的，轻的或者重的，这是一种我们共有的经验，即使词汇在不同的语言中没有显露出这种共性。我们相互之间的理解要比我们的语言所允许的猜想更好。但是，我们需要翻译家。我尤其感谢他们。

马丁·瓦尔泽

马丁·瓦尔泽（1927— ），德国作家。他在西方文坛和另一位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齐名。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在小说和戏剧方面，作品曾获黑塞奖、毕希纳奖、席勒促进奖等多种重要文学奖项。中篇小说《惊马奔逃》1978年春出版之后，在联邦德国文坛引起轰动，它不仅跻身当年十大畅销书之列，而且获得评论界几乎众口一词的赞扬。比起外部世界来，作者更关注人的内心世界，作品中人物的不断自我内省，表明了作者对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丛书策划 曹 洁 李庆西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目 录

- 屋顶上的一架飞机 / 1
- 寻觅一妇人 / 6
- 乔迁 / 12
- 方法不当 / 20
- 收藏家的归来 / 24
- 假如没有贝尔蒙特,我们会怎样…… / 33
- 蠕虫 / 45
- 西格弗里德之死 / 53
- 在斯图加特的一项使命 / 61
- 利策的讣告 / 69
- 一次空前绝后的机遇 / 82
- 安内玛丽的故事 / 93
- 惊马奔逃 / 107
- 梅斯默的想法 / 189
- 编后记 / 226

屋顶上的一架飞机

她的名字，我再也记不起来了。我想，她们家姓贝格曼。我应邀参加她女儿的生日宴会。我们来到花园里，发现一切都准备好了。小寿星来回奔跑，催促每个人都坐到椅子上，好像这样一来她就再也不必怕他什么似的；最后，她终于累坏了，自己也在桌子一头坐了下来。她母亲坐在她身旁。

虽然一切在参天古树下举行，但还是很热。阳光透过花园中的树叶和树干，洒落下来，在大地上照出一块块白斑。虽然有宽敞舒适的别墅隔在花园和大街之间，但飞虫嗡嗡，花园里要比大街上还吵。可是它们不及飞机严重，这几年来，我们的城市深受其害，飞机轰鸣时，我们碗橱里的餐具日夜都叮当作响，我们的房屋在它们飞掠的影子下呻吟；在这绿色的花园一角，我们一点听不到飞机的轰鸣；密集的虫子上下飞舞，我们享受着它们的营营歌声。

这家的女主人还坐在她女儿身旁。当她跟生日佳宾们一起举杯喝光之后，她起身告辞。在这之前，大家还不时地从杯沿上方交谈一句，此时却是鸦雀无声了。大家都目送着她，见她向房子走去，走上两步台阶，来到平台上，转过身来，再次向大家挥挥手，向她十七岁的女儿挥手，特别真诚，就像是在告别似的。是的，她一副伤心的模样儿，大家都看到她的手突然像一片枯萎的树叶似的悬在空中，看到她后来猛地转过身去，进屋消失了，消失在一间房

子深处。大家你望我我望你。女孩子们眼睛睁大了，呼吸急促了，她们还不知所措地耸耸肩，随后桌子四周就吵吵嚷嚷起来了。吵吵嚷嚷的是那些女孩子，尤其是那位寿星。她们嘻嘻哈哈，被一种我所不理解、可以称作爆发的快乐攫住。

不管你朝哪里看，看到的都是张大的嘴巴，宽宽的牙齿，笑歪了的脸和空中挥动的、大多是赤裸的胳膊，跟胳膊相连的手自由地飘舞着。大多数是女孩子。只有几个小伙子，我们坐在那里，被她们的动作和衣服淹没了。置身在这群闹哄哄的女孩子当中，我们显得呆滞和拘谨。有时我们试着想透过在我们身体上方晃动的手、上身和头发相互望一眼或者讲一句话，但是做不到；姑娘们汇成了一条河，我们漂浮着，无主的木块，说什么也没用，注定了属于柴堆和滩涂，还要沉默不语。我们听不懂她们在我们头顶上方互相喊什么。一开始我们还想抬起头来听，甚至加入进去，可纯粹是徒劳。再加上我们互不相识。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一位女友带来的，匆匆地介绍一下，找到一张椅子坐下来，跟下一个男性远得无法交谈，无法相互结识。当这家的女主人还坐在宴席上时，我们还能相信，我们受到了盛情款待，某种程度上是这场生日宴会的贵宾。这种情况后来骤然发生了变化，我实在无法换种说法。即使女友们突然袭击我们，捆起我们，拖到墙前，用剑或斧头将我们处死，我也不会感到特别吃惊的。她们一个个讲着叫着，谁也不在听别人讲，这是对我的惟一安慰。她们这么做什么也交流不了，无法就有争议的问题达成共识。可是，也许将我们处死对于她们已经不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了。因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邀请我们来的。我想问问带我来这里的我的表妹皮娅，可她甩开我，瞅都没瞅我一眼。也许她们私下里都想，她们都要在生日这天献身给一群小伙子。我的男同伴们，我发现，这期间他们脸上最后的一丝快乐也凝固了。

汗珠从他们发际的皮肤里渗出，闪闪发亮；看上去，好像是为了一场恐怖的庆典才将他们打扮成这样的。我们该把女主人叫来吗？那个温柔的寿星啊！现在，她柔韧的身体在桌子一头像驯兽师手里的鞭绳一样扭动着，从她的几乎看不见的嘴里传出尖叫声，它们像导弹似的从一长排女同胞和我们几个散落的男孩子头顶掠过；她们笑得更刺耳了，我们吓了一跳。我求助地掉头朝房子望去，我吃了一惊：现在门窗被关起来了，铁制的遮阳篷放了下来，看上去像是一座要么主人死了要么主人环球旅行去了似的。只有一个男人从最顶层、从一扇阁楼窗户里挥着手。一个老人，肯定差不多有一百岁了。我也朝他挥手。他注意到了我，没过一刻钟，他从屋角绕过来，直接朝我走来，而他所做的就是：他先将我然后又将我的那些受苦受难的男同伴，从女性丛林中引了出来！他镇静自如，有条不紊地将我们一个个引领上岸，让我们一个个在平台前的台阶上坐下来。我们感激地抬起头望着他，如果他这时打着手势说“趴下，乖乖地趴下！”的话，我们准会像被从死神手里救出来的狗一样趴在他脚下的。但他让我们大感意外，说我们对女孩们应该抱有同情心！说我们坐在桌旁，就像钓鱼人观察着再也无法逃脱、在致命的鱼钩上越来越绝望地扑腾挣扎的鱼一样，看着女孩们害怕，让她们感到，这个绿得可爱的花园一角今天下午就会成为她们的灾难。我们应该有同情心，尤其应该同情毕尔嘉（是的，她就叫这个名字，现在我又想起那位寿星的名字了）。他是毕尔嘉的舅公，是操心地看着她长大的。可惜父母们太忙了，没有时间保护毕尔嘉，不让她遭遇如今一个女孩所面临的危险。只有他一人有时间保护她，可是他再也没有力气了。他这么说时，几乎哭起来。

如今这个娇柔的女孩长大起来，长到了那个年龄段，对于毕尔嘉这么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来说，那是个多么危险的年龄段啊！

它们是猛兽的咽喉，不是别的，每个月都是一颗牙齿，每个月都是一颗更大的牙齿！他请求我们给予毕尔嘉保护！他大声说道：“我知道，你们是蹲伏在花园门外的狼，当她走出去走上街头时，你们就会扑向她！我知道，请求你们的保护多么愚蠢！但我还是要这么做。只有尝试最愚蠢最无意义的事情时，她才能获救。你们这些小流氓，不得不从阁楼里眼看着她落入你们手里，真是太可怕了！”我们倾听着，呼吸越来越急促。他提高了嗓门：“喏，你们瞧瞧她的父母吧！为了不必听，不必看，他们关上了门窗，铁制的遮阳篷也放了下来！他们不再相信拯救，将毕尔嘉出卖给你们了。我跑下来，是因为有人招手了，我是穿过洗衣间从房子里冲出来的，因为我相信不可能的事情：别烦毕尔嘉！”

我发觉，我的男同伴们缓缓地从台阶上站起来，张口结舌。间或穿过树叶洒落的阳光，在我们身上画出黑白的图案，黑白，黑白。我们望向女孩们，她们突然停止了叫嚷，面无表情、眼睛通红地挤在桌旁，盯着我们。

“原来如此。”我们中的一位说。

舅公张开双臂，走在我们前面，边走边喊，他有时候梦到毕尔嘉会被鱼吞食掉。“真讨厌。”我们中的一位说着，推开舅公。这时毕尔嘉从桌子那儿冲过来，冲她的舅公吼道：“你为什么不在楼上！我们本来能成功的！你将我们出卖给他们了。我们本来能成功的！你将我们出卖给他们了！”舅公颤栗地望着她，像是一只被踢了一脚的动物。

可是，我们仍然站在那里，直喘粗气，望着女孩们，没有人哪怕抬抬脚，女孩们也都一动不动。现在大家都察觉到了，这个下午是多么热。树冠垂得更低了，所有的树叶都干瘪了，晒焦了，使炎热变潮湿了，但又挡不了炎热。四周一片静谧，静得能听得见树枝的呻吟。无论如何，如果不是屋顶上，紧挨着烟囱和树尖，突然传

来一阵轰鸣，一种咆哮的噪声，像是重重地敲打着一块钢制庞然大物，我们或许会永远这么站下去或者事后会慢慢地回家，谁知道我们会怎么做？一架飞机紧贴我们上方飞过，让我们离开了台阶，它飞掠的影子拖着我们，让我们推开舅公，冲向桌子：女孩们仍然张口结舌，只是她们的眼睛比先前更大了：在发动机的噪声和飞机的影子消失之前，我们拥有花园、房子和女孩们。可我们习惯了拥有一切，我们连复仇都不会。尽管如此，在我们的上方，舅公还是站在阁楼窗前轻声哭着，一直哭到未来。

朱刘华 译

寻觅一妇人

每迈一步都迟疑不决，双手荡在两边，屏住呼吸，我就像一个技艺不佳的走钢丝的年青演员，定要寻求某种支持一般；我就是这般模样踏进了大厅，被出席者的洪流冲至一排排椅子之前；我就是这般模样进入一种异样的宗教教堂。我觉得每位出席者都是知情人，每个人都在观察我，甚至对我起疑心，因为在这个团体里我是一个新来者；这不是社团，便是教派，便是政党；要么就是更吓人的玩意儿！现在我差不多有些后悔了：穿堂入室，竟敢至此。

然而为了找到那位在外面人行道上走在我前面的女子，我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的两只眼睛一直盯着她的脖颈儿，正好盯着筋腱之间凹洼处头发向上卷起的部位，头发卷起一种发型，因为我的两眼没有离开过她的发根，所以也说不清那是怎样一种发型。说时迟，那时快，那脖颈倏而向左拐去。

只是当我来到大厅的门口——那妇人就是通过这个门口消失不见的——，大厅的警察要我更衣时，我才发现上述情况。我一声不响地更了衣，以便不失时机地跟上那位女子。我真想看看她的面孔。可当我进入了大厅，再也没见着她。但愿在大家都落座之后能再见到她。

这持续了很长时间。

看样子没有愿意首先入座，大家都跑来跑去，只要有人伸出手，总会有人来握手；似乎许多人彼此间都是朋友，抑或熟稔到如

此地步，敢于相互拍拍肩膀。不用说，我是没有丝毫的兴致第一个坐下来，我在一排排椅子间，一条条过道里跑来跑去，忙碌得很，就是比别人胆怯些。我一直抱着找到那位女士的希望，我是为了她才深入此地的。我每看见一位妇女，我总挤到她背后，打量她的发根，然而总归失望：总是别样的脖颈，别样的发根。我看见的是圆滚滚的柱状脖，那线条柔和的凹洼早已消失，也许甚至压根儿就没有这种凹洼！那种干瘦的纺锤形的脖子还要糟糕，这种脖子的筋腱形成了刀削一般的峰棱，直挺挺的头发碰上那峰棱便簌簌作响。怎么也寻觅不见那脖子，那脖颈的凹洼，吸引我到这里来的正是它。现在铃响了，来回走动的脚步更加急速，彼此的握手业已完结，三五成群的人也在散伙，每人都找到一排椅子，重又向左向右鞠躬，然后才慢慢入座。

我向所有的人望去，我使劲睁大眼睛，以致眼睛酸疼起来。我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我打算在活动举行当中——对这次活动的安排我还一无所知——再到处看看；不过我首先想利用休息时间——如果有什么休息的话——继续我的寻觅。像一股潮水一般，所有出席者转向大厅的前方。我受这股“潮水”的裹挟也将头部转向大厅的前半部分，那里有个舞台，有张幕布，就在这时有人拉幕布了，幕布拉开了，一位先生出现在舞台上。

他走到舞台前面的讲台前，对于后面的情况我不再关心，于是我重又扭过头来，两眼向一排排的座椅望去。

我听到有人讲话，大约就是那位刚刚来到讲台前面的先生。我在寻觅那位妇人。那位先生还在演说，可我目光如同探照灯一般在搜寻着大厅。我尽量不移动我的头部，以免让邻座发现我对演说者所抱的漠然置之的态度。

在我觉得有人发现我心不在焉的时候，有几次我吓呆了，足有几秒钟的时间才醒过来；生怕人家当众开销我而倒抽了口冷